

天鎮縣志卷之八

知縣張坊補輯

藝文下 詩附

國朝

穆氏世譜序

張斗垣

粵稽古昔國家開代元勳百戰功成朝廷錫以彤弓櫜矢
剖符分邑必命史官書其事勒之鼎彝告之九廟以對揚
休命嘗自集一生櫛風沐雨之勤彙為家譜傳之子孫以
誌不朽所以昭異數紀祖德勸有功也

國

初定鼎驅逆闢南下時餘孽布散於楚黃江右間者尚不下百餘萬州郡江湖堡寨土寇乘亂竊發窺闕號澤而起者亦不下數十萬上下騷動岌岌無寧宇矣我總臺穆公以偏師奉

旨

南征願裨將朱光等自經百戰蕩平餘恢復饒州等處而江右之亂始定功擢次奉簡命陞鄖襄總鎮時郝賊盤踞房竹沿江震驚千百里幾無人煙土城如斗民舍邱墟公臥薪嘗膽為調理兵民增嚴防守之計五六年間寇騎斂緝兵不諱伍鄖人戴之不啻赤子之依慈母然

且方畧機宜神密不察擒偽豎于指顧之間靖大難于倉猝之際三省不搖國本以安公之功名事業德政仁慈可謂問世而一出矣惜遷固不逢韓歐不再不足為公紀錄著作以表揚於後禩鄙人懼公之去而不我留也赴督撫各院泣請者累千萬言垣恐久而不彰公道未明因不揣荒陋摭草野俚言彙述功譜三卷叙次本末俟後之作者取以備國書之草創云
崇禎治辛丑正月望日書

重修文廟碑記

天城鎮 二衛也今省其一併曰天鎮衛有人民司牧是

以有學校其創建也久矣後人增修各有紀載披覽舊碣
年代之近遠物力之多寡經始改作人之姓字一一俱在
不多記余所記者今日之事也今日之事何主之者郡侯
林公贊之者別駕李公也二公維持斯道功在吾黨烏容
以不記歲戊申夏六月余來教授斯土履任甫二旬秋霖
大作連綿數十日民居官舍被漂圯者十之四五而儒學
為最自聖殿以下次第崩塌僅存土木兩齋之明日諸弟
子員環予而譁曰學宮頽敝近數十載間有修葺之舉不
過飾厥外貌猶偉衣冠者長其纓豐其帶而骨力不支徒

修邊幅以至於顛危不可扶持有由然也因相與謀之守
土取君上其狀於中路府李公李公曰噫此吾事也卽牒
署郡周公值秋暮邊地早寒水凍土堅議不果行己酉春
二月余與耿君復請修時郡侯林公方下車三雲矣三雲
古重鎮近當生聚之餘案牘旁午軍需仰給刻無寧晷公
以簡靜治之興除凡數大政而所注意者士風學校尤為
切切是以一聞余陳白正色曰禮法之地豈容敝廢會中
路李公亦以是言遂各捐俸錢十千檄下守土刻期糾工
於是屬邑之長者如大同令郝君陽高守徐君不謀而合

以及鄉士大夫胥有捐輸或出金錢或載米穀如影響之相應以助取君與予綿力之不逮而底於成猗歟休哉非聖代之崇尚經術加意教養何以得良二千石如林李二公以廣其化非二公之賢表率於上何以人貢其誠俾數十年已敝之宮牆而一旦更新之待其人而後行信是言哉是役也費物料若干需人工若干乘天氣之和因人事之暇不費帑金不勞民力壁宮煥彩芹藻生香青青子衿絃歌其際將戴二公之德於不衰故於其竣也立石而記之

康熙八年立

重修盆山廟碑記

世何所謂仙苑也名山勝水足深人嘆賞流連者是也山凝而靜靜而可象者為奇水流而動動而不測者為奇至若山不徒高峯巒起層折之勢水不徒深波瀾成洞曲之形者為更奇天城古玉泉縣也至明則為衛城東南隅有一山焉昔人象其形曰盆山中有佳致悉天作之奇石壁古洞峩然於懸崖之上百尺孤松挺立乎林杪之間花石作峯若蓮形而礧礧垂秀山泉出水類峽狀而滴滴流芳

尤有異者仙人足跡久而不磨維彼空谷霞光晚照前人
鐫石為紀猗歟休哉先朝因其勝地創建諸神殿宇世遠
代隔不可遼稽有明宣德年奉勅重修勒石間近因兵
燹灰燼古剎蕩然有心者罔不過而傷之幸而雲遊道人
朱真光偶來斯地見古跡名山不忍廢棄遂卜居於此日
採蔬實夜宿石洞誓願重建捐已貲八萬四千錢率孫任
和順若行募化感動十方數載修葺復見山明水秀駸駸
乎古風振作矣茲大工告竣計建三教殿玉皇閣三官廟
九天廟真武廟龍王廟鐘樓一座牌坊一暨道院一所凡

此興作之費胥衆善人等積腋成裘壘泥作巢之義會勒
芳名于後用以誌不朽云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立

重修南嶽行宮碑記

周凌霄

粵稽天城古隋唐玉泉驛也迨宋之北朝改為玉泉縣至
元時又改為興和路天城縣有顯化寺石碣可考明則改
為天城鎮二衛開展城池修葺古剎於四門各立四嶽
廟鎮之他州縣多取四拘而吾城獨取四正當年創建之
意也如南嶽司天昭聖帝主世界星辰分野兼鱗甲水族

魚龍上輔天宮下福人間司火今而助薰風聖朝加封大
化世人托賴承庥者也久年遠日久風漂雨沒廟貌凋零
牆廡頽毀有心者傷之原籍壽春職任崇明陞遷吾城欽
依守府李公者來蒞茲土其衛署與衡神行宮相隔數武
傷茲神地鞠為茂草于是蠲己貲善募化易山門創道院
葺墻垣塗丹雘美輪奐數年勤勞於今歲九月告竣凡茲
善士胡可漂沒爰立碑記吾叙其事以贊之曰當年勝地
日久凋殘重修落成香火綿綿畫棟生輝神像莊嚴誰執
牛耳李公開先神忻人悅永定疆邊勒石垂鑒不朽萬年

康熙三十七年重陽日立石

重修文廟碑記

劉元溥

聖廟學牀建已久而歷覽碑記其廢文廟君修葺後四十餘年官斯土者僅朔望一趨瞻耳雖茂草盈堦弗問也乙酉仲冬余秉鐸是學觀宮牆之傾圯嘗與闔庠僉謀整理奈工巨土寒余亦薄宦志切而力未逮遂寢格不行幸有鎮侯劉公者中州望族理學淵源以進士第奉簡命來守此土下車以來有百廢俱新之志甫謁廟急告余曰士首四民學宮所以養士若聽其頽敝而不為之振扶我

聖

二人均有愧焉因環集紳衿于明倫堂共酌斯舉紳衿中有以需費浩繁告者公曰無難也惟我力承之于是大布義舉首倡捐俸且具文前任太守洪公別駕梁公述已修學意二公色喜曰劉侯真良有司也能若此方無負

天子崇重學校之至意爰作簿書序而成之一時紳衿輩勉力輸資慨助多金而總理持籌仍待命于公公曰材物不備大功難成委任弗端大業罔建凡所需木石胥為預且越癸巳春相夫子之廟壻而改葺焉其經理監督各擇人任事厚工貲平市價一切工役皆歡忻踴躍趨事赴

公之恐後嘻今之議修建者多矣孰有真心敬事若公者哉公猶以為未也政務之暇鳩工庀材陶瓦木石惟貞惟良丹雘黝堊必精必緻迄三載而棟宇輝煌榱桷藻麗煥然一新時闔衛紳衿歌頌功德囑余作記舍曰公之盛德泌乎人之心矣公之善政盈乎人之耳矣余又何言哉獨是興修學校以公一念之精誠留為千百年之遺愛不特今日之紳士心悅誠服卽後之諸生登斯廟觀斯學其戴公也應與勛建者並壽玉泉于不朽而余亦借是以有光云故書石而為之記

二金集元
卷之八
康熙五十六年夏臯月立

塞北興紡織論

惟耕與織王政之大端誠以生民所求遂者莫如飽煖所
冀免者無如饑寒故曰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弗織或
授之寒夫饑寒自不耕不織者貽之而飽煖自耕織者獲
之夫復何疑所以古帝王治化累洽之鄉男耕女織習而
安焉十室九盈良有已也獨塞北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
織天寒地冷不能樹桑養蠶固其所耳而棉布亦以粟易
則感之甚且邊地瘠薄耕之所獲卽逢年不過三五分每

布值需穀五六斗甚至八九斗一石不等以二三畝之所
獲僅供一布之費數口之家需布若干用粟若干竭終歲
勤動而不能抵償布債者所在皆是況山林川澤之利一
無所有賦稅取足於耕賓客取足於耕婚喪取足於耕一
冢之中衆人坐享百事耗費一夫胼胝為力幾何焉得不
敝因而娶一婦則曰苦累生一女則曰降災夫婦女亦何
災累之有有婦女而不仕之以事則真災累矣問婦女何
事曰紡卽其事織卽其事子妻素善紡欲創其事以為倡
奈多病兼有目疾致徒抱虛願者數年今歲幸稍蘇先令

婦女學紡工既成爰訪寄居祁縣人侯姓者其婦能織又得文水縣作籠器岳姓者復為指示予參二縣之成法備作器具而其事竟成計其費花二斤值布之少半而織成之布長四丈五尺廣一尺五寸較市布更不同噫人果精熟此藝世守勿失勤則可以輸國課可以供賓客可以濟婚喪情亦可以脩數口衣服之需將見向之為災為累者今且為輔為助焉或曰此地無花外來者粗惡不堪奈何曰精細者不來但因紡織不興耳若紡織者多當必有貿遷而至者請勿憂或又曰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

小者近者子舍遠大而務紡織之近小母乃用其心于不
必用之地乎曰君子得志則為天下謀飽煖不得志未嘗
不為一己免饑寒今以紡織為務亦君子求諸已之一事
也且塞北之地非近小也設人皆不謬予言百唱十和變
寒谷為春臺與齊魯晉衛諸鄉共慶豐盈不數年間事耳
又豈止一身一家之計哉雖然紡織之興廢關乎塞北之
盛衰廢則衰興則盛此人事之可知者廢而不興衰不復
盛此又天意之不可知者也興耶廢耶盛耶衰耶吾烏能
逆睹之耶以人事合天意是所急望於同志者時康熙庚